

剑海心舟系列

七步毒龙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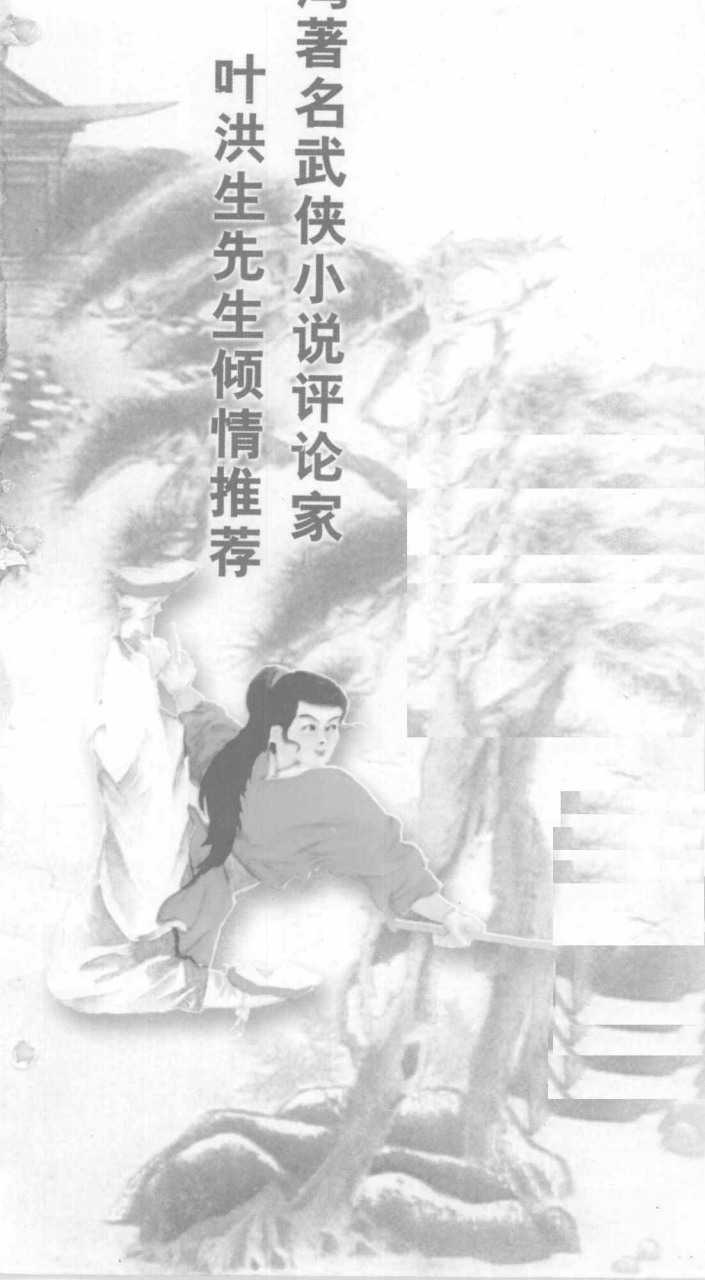


七步毒龙

七步毒龙

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

叶洪生先生倾情推荐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殷氏五魔	(535)
第四十二章	圣手仙狐	(549)
第四十三章	仇深如海	(562)
第四十四章	驱虎赶狼	(575)
第四十五章	渔人得利	(599)
第四十六章	重振灵犀	(612)
第四十七章	登门寻仇	(625)
第四十八章	翡翠如意	(639)
第四十九章	身世之谜	(652)
第五十章	徯山姥姥	(665)
第五十一章	紫血藤精	(679)
第五十二章	神珠妙用	(692)
第五十三章	惨绝人寰	(704)
第五十四章	夜斗三怪	(716)
第五十五章	威风八面	(727)
第五十六章	鬼计多端	(740)
第五十七章	儿女情长	(753)
第五十八章	袖里乾坤	(766)
第五十九章	一代枭雄	(779)
第六十章	荒江恶斗	(792)

第四十一章 殷氏五魔

鬼气重重的乱葬岗子。

那声凄凉的裂帛吼叫，真使人毛骨悚然。

东方曙闻声知警，一矮身子蓄势戒备，司马行空雪罗摺扇出手，也远功待敌。

树梢微动，“嗖！”一声暴响，半空中一线碧绿的星火，直射向颓废的孤魂祠来，那点磷磷绿火，夹着丝丝啸声，急如流星。

司马行空罗扇轻挥，一运内力迎着扇了过去：

“吧！”的一声，那点绿火为他罗扇所发劲力震爆开来，磷星万点，分散开来，直似元宵节的烟火。

碧绿磷火四射之下，祠前荒场之上已多了五条雄赳赳的汉子。

那五个汉子年岁均在四十以下，三十以上，一个个面色惨白，粗眼浓眉，毗牙裂嘴狰狞恐怖，分别执着外门兵刃，面对二人狞笑不止。

东方曙见他们现身之前先施磷火弹，心中十分厌恶，此时游身而前，一扫那五人道：

“你等想就是殷氏五魔了！这等鬼头鬼脑，约来此地意欲何为？”

五人中为首的一个，一摆手中一对乾坤鸳鸯圈，三角眼中凶光陡闪，怒声吼道：

“本门自清门派执行帮规，与你毫不相干，你硬要从中架梁充那门子字号？”

东方曙仰天一笑道：

“天下人管天下事，少帮主生来有这个脾气！”

其中又有个使虎尾鞭的汉子抢上一步道：

“你小子有种！但是只可惜你现在想不管也不行了，不过白白的陪上你这条小命！殷二爷为你可惜！”

东方曙正待发作，施掌欲发。

司马行空忽的一扭蜂腰，牙骨雪罗榴扇乍开，涌身而前厉声喝道：

“殷老二！凭你自问行吗？”

他这一声断喝，殷氏五魔不由均是一震，齐的一闪身退了一步。

先前那个执乾坤鸳鸯圈的把双圈一并，平置胸前，微一躬身，口中低沉的道：

“殷大率领四个弟弟迎接少主少人！”

他这是按着长城一派的门规礼数。

须知，司马行空在旧阎罗门，新长城派中，算是第二代弟子之首，功力也算俊俊之流，殷氏五魔虽也是本派护法的“五路瘟神”，但实际上不过是女阎罗米瑶英的仆佣之辈而已，无论在哪方面内心中对司马行空均有几分畏惧，但此时也可说是交代过节罢了。

却说司马行空一见大魔以本门礼教相见，鼻子里轻哼了

声，威而不猛的道：

“你弟兄既知本门礼数，难道竟敢大言寄柬，声称整顿门派执行帮规吗？哼！”

说到这里，星眼突睁，语气略一停顿，才又接着道：

“好在我此时已非长城一派的人了，却说不得什么规矩礼数，有什么话尽管说罢，你们奉命行事，我也不同尔等作难，凡是可以过得去的，我绝不认真就是！”

那为首的大魔虽稍许不快，但可没敢发作，眼珠微转仍然恭谨的答道：

“掌门发出白骨追魂令后，连我弟兄在内，已派出五七拨人，随定少主人，但他老人家一再嘱咐，请你在七日之内速返祁连山，若有悔意，掌门情愿毁去白骨追魂大令；因之我兄弟斗胆提书邀约，不过是转达掌门的宽大而已，尚请三思！”

东方曙在一旁已是不忍，一摆右掌道：

“司马兄！还同他噜嗦什么？让小弟见识见识所谓五魔有何高招绝学？”

此言一出，殷氏五魔俱是一动，兵器齐震，叮当声中寒光乱闪。

司马行空罗扇微伸，转向殷氏五魔叱道：

“尔等听着，司马行空已跳出阎罗门中，念那米瑶英抚养我一场，又打下我练武根基，我是恐怕武林不知者笑我无义，所以一再容忍不为已甚，尔等如爱惜自己生命的话，就此一走了之，我却不怪你适才的狂言，否则，现在的司马行空不是以前的可以相提并论。”

言辞越到后来越是气势磅礴，声调高昂，殷氏大魔不由一

愣，尚未答言，他身后的五魔判官双笔一碰，清脆一响火星四闪，一跃五尺，手中作势口中吼道：

“死在眼前还摆什么臭架子！来！接你殷五爷几招！”

司马行空脸色一寒，喝了声：

“殷五你大胆！”

说着一扭腰罗扇一指就欺了上去。

他快，谁知东方曙比他更快，就在殷五跃身之际，他已移步面前，一震右腕单掌平推而出，冷笑声中攻出一招，追电也似的径向判官笔上抓去。

人影一分即合，丝毫之差把殷五吓得腾身暴退丈余。

东方曙又是一声冷笑，对着殷氏五魔挥掌叱道：

“来！凭你们五人齐上，少帮主今天全接，我平生最恨这种装腔作势，既然叫阵寄柬，何必再虚情假意？”

他话未落音，四魔随鸡爪镰呛当声响也跃身而出，口中闷哼一声，双镰“分花拂柳”，上下递到。

因系不声不响突然发难，却是辛辣不已。

东方曙原本警觉，微闻兵器破风，知是敌人乘隙攻到，此刻脑后已觉劲风袭至，低头回身，探右掌一并二指疾向四魔攻出手腕点下。

四魔双镰由后攻至，眼看就要得手，心中窃喜，不料仅是毫厘之差，突觉手腕一麻，半条手臂酸痛欲折，一把鸡爪镰再也握不住了，当啷一声，撒手缩臂吓出一身冷汗慌不迭的退后五尺。

司马行空见东方曙只一出手，把殷氏弟兄中的五魔震退，四魔的兵器震落，不由冷然的向殷氏五魔道：

“长城一派的脸，算给你们五个兔崽子丢尽了！”

他是怀着矛盾心情说出这句话。

因他既惊于东方曙的功夫进步神速，又讶于昔日阎罗门的五大护法，原来竟是纸糊的老虎。

原来东方曙年幼之时虽然未经名师指点，但飞天七式究竟是上册灵犀突录的灵犀十掌中招数，根基不能说不好的，又在贺兰山经浮云掩月冷素心的熏陶，金刚四绝的绝世掌力，年当青春正如旭日东升，渐渐发挥潜在的力量，纵然不加锻炼，也必逐步进益，偏生在洞庭湖又得到不世奇遇，巧获了下册的灵犀宝录，背人之时钻研，日有新的进展，功力自然是一日千里，慢说别人不知就里，连他自己也不知这无形中的进步。

本来下册灵犀宝录奥秘神奇，深幽难测，常人是不能参透领悟的，然而因东方曙曾屡见泼墨丹凤施展的儒门正宗心法，“拨弦手”的绝妙招式，他发现竟与宝录所载毫无二致，有了这些印象，便有了索隐，加上他聪慧明净的心窍，便不难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历练既久，对敌交手之时，不知不觉之间就化成实用招数使用出来。

适才他出手点落四魔的鸡爪镰，就是“拨弦手”中的一招“落子无悔”，儒门正宗绝学，焉能落空。

殷氏五魔奉命坠上司马行空，说老实话，可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原本对他生有戒心，乃至发觉了东方曙跟他在一起，就起了个收之桑榆的心思，想把东方曙制下，好回祁连山交差了事，这才敢明目张胆的寄柬相约，因此东方曙一搭腔，五魔四魔就双双出手。

其余三魔一见东方曙出手快若闪电，招式凌厉异常，一个

照面之下，已点伤四魔震退五魔，不由全是一愣，而几乎是不相信这天青长衫的少年，功力竟会如此深厚，又经司马行空一激，其中的大魔手中乾坤鸳鸯圈一抖，哗啦声响，口中叫道：

“我们这可是执行帮规，奉命差遣，却讲不到什么武林规矩，并肩子上！”

语音未落，乾坤鸳鸯圈抖出斗大光芒探身而进，右手圈斜的一劈，直捣东方曙肩井重穴。二三两魔也已作势。

司马行空眼见人家为了自己，赤手空拳硬接下殷氏五魔的五般外门兵器，自己身为当事人，怎能袖手旁观，雪罗摺扇撤开，一拧腰人就起自半空，口中喝道：

“少帮主？请稍歇，让在下打发他们！”

言罢——，雪罗摺扇连推带戳，已向使练了枪的三魔迎头压下，气愤出手，犹如雷霆万钧。

三魔人将扑出，练子枪本已抖得笔直，就打算向东方曙点去，突见司马行空平空压下，尺余摺扇鹰翅也似的展开，劲风呼呼逼迫而至，不由心中一惊。

但此时跃退已自无及，只好一抬双臂，两手的铁练叮当连响，如同灵蛇一般，齐向司马行空执扇右手缠来。

不料双练已是眼看缠到，司马行空毫不回避，俟至仅有二寸左右，他反把雪罗摺扇一合，猛的用牙骨向练子中一绕，那练子枪遇硬拐弯，“嗖”的一响已缠在扇子上四五圈，牢牢实实绕个正着。

练子枪本来是专锁对方兵刃，如今虽然锁上了雪罗摺扇，怎奈二人功力太悬殊，三魔急向怀内收练，然而仿佛蜻蜓撼石柱是分毫不动。

司马行空脸上杀气陡起，一声气极的冷笑，右手摺扇内收下压，那力道何止千钧，三魔已一个踉跄跌了过来，正待撒手丢下兵器，哪里还能够，但见司马行空冷笑声中左手迎面推出，接着“噗——”

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叫，使人不寒而栗，刺耳惊心。

三魔的整个人因高二丈左右，脑浆溢出，洒开一片血雨，尸身结实的落在孤魂词的半截砖墙之上。

司马行空一怒之下震毙三魔，余怒未息，回头看东方曙赤手空拳，跳跃之中竟与殷氏四魔酣斗正烈。

他看明了东方曙的身法招数，不由愣在一旁，半晌说不出话来，出忘了上前援手。

原来东方曙不知如何已把身法出手，变得奥妙无穷，他怎能不惊讶万分呢？

他觉得东方曙所使的招数既不是“飞天七式”，也不是“金刚四绝”，好像是同泼墨丹凤的手法相同，但有时又不尽然。

一丝因犹疑引起的好奇心，由好奇而推测到这必是另外一种武林的绝学。

忽然——

他心中一动，暗想：莫不是灵犀宝录上所载功力，已被他领悟？

越想越觉得天河醉莲遗失的下册灵犀宝录，必已落在东方曙的手中。

正在他尚自遐想之际，蓦地耳闻东方曙暴喝一声：

“着！”

接着“嘎——”一声悠长的惨嚎，当！当！两声五魔的尸身抛入半空，一对判官笔落在碎石子上，崩出一溜火花。

那尸身恰巧落在司马行空脚下，但见五魔前胸四个黑洞洞的血孔，冒着殷红的血沫，冗自漏漏外流。

这分明是被东方曙四指所插。

司马行空陡惊之下，人也跟着清醒，他惊于东方曙功力进境之深，手法蜕变之奇。

但是，此刻已不容他多想，雪罗扇一挥，涌身而上腾起丈余，口中叫道：

“少帮主！莫要留情！”

殷氏五魔已去其二，其余所剩三人，虽也心胆俱落，但一则手足情深，二则帮规森严，因此毫不退后，反而越发把东方曙司马行空二人恨之入骨。

大魔乾坤鸳鸯圈招式一紧，开口骂道：

“两个小辈，果然心狠手辣，殷氏五魔与你们势不两立。”

说着如同疯虎一般，一对大小不同的乾坤圈划起两道光圈，舞得是风雨不透，不退不让，着着采取攻势，招招指向制命所在。

二魔的一条虎尾鞭软硬兼有，上下翻腾，也全是拚命招数，抖得虎虎生命，鞭影纵横猛扑硬闯。

还有四魔，一只手腕虽已为东方曙点上一指，但并不严重，早已拾起另一把鸡爪镰，联手攻上，此时见三哥五弟先后血染当场，惨死荒丘，也把生死置诸度外，哪顾得手腕之上微小的伤势呢，一对鸡爪镰，弧光两点、钩、搭、劈、砍、削、蹦、挑、接。使出全身解数，如同狂风骤雨闪电迅雷。

这三个魔头此时真个同魔鬼一般，鬼啸连声，是豁出去了。

以东方曙的功力，既能在四人联手围攻之时，四指戳死五魔，如今只剩三人，压力自必减少，要取三个敌人自是指顾间事。

无奈殷氏兄弟全以无赖的打法，拼着两败俱伤，完全不采取固定招式，更不撒招避敌，此起彼落的一味蛮横的舍命抢斗。

此时，司马行空又加入了战团，东方曙出手的灵活性大大的缩小，反而不如三魔的毫无顾及。

下弦月已升起来了。

凄凉的乱坟堆里，人影霍霍，起纵跳落，一时反而胶斗缠在一起。

像这样快攻快打，转眼间已近百招，兀自不分上下。

东方曙见久战无功，心中不耐，双掌猛震，一招“横扫千军”，逼退三魔，口中叫道：

“司马兄！请为小弟掠阵，看我教训这三个不知死活的東西！”

司马行空怎肯退身事外，雪罗摺扇暴长，直指三人中的大魔，口中也答道：

“少帮主！请稍歇！让在下来了结他们！”

大魔一见他二人言谈之间全不把自己弟兄放在眼内，又值雪罗摺扇破风点到，口中声振天动地的吼啸，跃身退出七尺，喝道：

“退！”

二魔四魔一闻兄长招呼，腾身退出丈余。

东方曙见三魔忽的暴退，哪里容他逃去，也随之跃起扑去。

司马行空急忙中喝叫道：

“少帮主！小心暗……”

“算”字尚未出口，“吧！”“吧！”连声，大、二、四三魔，六支手掌齐扬，十余点蓝色火星随之而起，凭空爆开千万点火花，齐向东方曙腾起的身子袭来。

东方曙腾身追上，去势何等急速，候至司马行空喝止，心中虽知必有缘因，怎奈身在半空，一时收势不及，幸而速度大减，双掌也蓄势运功戒备。

耳中闻到殷氏三魔朗声而笑，随见十数点蓝晶晶火光，化成万点寒星，自己已为兜空的火网罩住，心中不觉大惊，赶忙挥掌震出，一方面一使千斤坠，腾起的身子硬落下去。

总算他身子灵活，功力不弱，一震一坠，居然落在就地，那满头顶的万点火星，也被他震起老高。

这也不过是一时的轻松而已，东方曙落地之后，正待二次跃出，奔向三魔，然而那先前被掌力震起的星火点点，又已罩了下来，而且面积较前为大，势力比先前更猛，想是被他掌力把火星震得分裂的关系。

东方曙只好立桩站稳，双掌发力上拍。

怎奈那些蓝色火星“劈！叭！”声中，一化为二，二化为四……越来越多，而毫无重量，虽然内功掌力可以震起数尺，但转眼又飘了下来……

二丈以外的大魔，乾坤鸳鸯圈抖得震天价响，恶毒的喝

道：

“擅管长城一派的闲事者，必受神火焚身之苦！”

接着又闻二、四两魔吼道：

“叛徒司马行空！这一次算是饶你了！”

司马行空拦阻不及，见东方曙已陷身在“蓝焰神火弹”之中，只急得搓手摇头一时想不出如何是好。

原来他深知这“蓝焰神火弹”恶毒至极，不但可以分化随风增长，而且火焰中含有“瘴母”奇毒，短时间内尚可无碍，时间一长，被困之人必定为“瘴母”毒气所浸，非但武功消失，而且最少落个残废。

如今东方曙为了他罹此巨难，怎不叫他焦急，那真比他自己陷身其中还要难过。

这些事情以及各人的心情，都不过是同时一刹那的时间。

此刻耳闻殷氏三兄弟交代了场面话，分明有一走了事之意，司马行空怒火益炽，且丢下东方曙，蜂腰急扭，雪罗摺扇突开，随手向后一挥，人已起至半空，恰似一只绝大的白鹤，振翅而起，口中叫道：

“你等想走吗？那是梦想！”

声落人到，一旋身，头下脚上，右扇左指，急如鹰隼，分取作势待起的大、四两魔，右腿猛的一收，又急如星火的弹了出去，踢向手执虎尾鞭的二魔。

人在空际，出手连制三个强敌，这一招真是神乎其技，大、四两魔不由一愣，百忙中分向两边退去。

那二魔初见司马行空腾身扑到，同时摺扇分袭大、四两魔，一摆虎尾鞭招使“插花盖顶”，一面护住面门，一面直取

敌人前胸露出的空隙。

谁知他的如意算盘只打到一半，已觉脑后生风，等他闻声警觉，司马行空的右脚尖已离他后脑“玉枕骨”仅差毫厘，他想矮身让过，哪里能够。

一声惊人的厉叫，二魔的头颅硬生生的被司马行空踢去一半，脑浆四溅，尸身也随着那股劲力以及他自己本身的腾跃冲力，只顾前窜，“噗通！”一声倒在被蓝焰神火弹困住的东方曙脚下。

东方曙被蓝焰神火弹困扰在那里，眼看着三魔在一旁狞笑连连，作势待去，只恨得牙咬咯咯作响，等到司马行空扑击而下，一招得手，又见二魔的尸身喷着脑汁倒跌脚下，不由触动灵机，借此出困。

一念既起，左掌上挥震开漫天蓝焰，一矮身探右手，便将二魔的尸身从脚踝上抓起。

就在这一矮身之间，头顶上空的千万蓝焰，迎风扑下数尺。

此时他成竹在胸，并不出手发力，右手提起二魔的尸体，一运力，呼的一声划了一个圈子，对着那下降的蓝焰挥去。

那万点蓝焰像暴雨一般的下降何等密稠，在空中略一旋转，说也奇怪，如附骨之蛆，驱王之蜂，唰！唰！齐向尸身之上落去，就同生了翅膀的一般，又像长有眼睛的一样。

东方曙不由咋舌，心想，原来这些蓝焰竟是这等恶毒，暗付之间毫不怠慢，把二魔的身子，舞得成了车轮大小的一个圈子，那些蓝焰已密集到尸身之上，化成了一片蓝晶晶的火团，迎风燃得烘烘而响，火舌乱窜。

一股臭味中人欲呕，东方曙并不怠慢，眼看顶上蓝焰。已极是稀少，大都粘在手中尸身之上，挥动之中猛一用力撒手，那二魔的尸身竟被他摔出五丈开外，火势不熄。

这时司马行空扇指并施，已把大、四两魔逼得气喘嘘嘘，鬼叫连天。

而大、四两魔心知厉害，又见二魔死状之惨，格外心惊胆寒，只是一触即退，又是分途躲避，一时也成了游斗局面，司马行空例左右不测，无法着力。

东方曙丢了二魔尸体，恨煞五魔的毒焰，毫不迟缓，双掌略挥口中喝道：

“司马兄！交给小弟一个！”

说话声中，振臂直奔大魔，因他心中对殷氏五魔是深恶痛绝，不知不觉之中施出了金刚四绝的一招“晴天霹雳”，大魔怎能消受得起。

但听平地“轰隆！”一声，夹着大魔的一声“嘎”然悲呼，平空中血雨横飞，五脏乱落，原来大魔的整个人活活的被震得四分五裂，血肉寸断，惨绝异常。

东方曙一掌震碎大魔，心气稍平，回头看那边四魔的尸体也已横躺在一块高大的石碑之上，殷乌乌的血，还不断的须着石碑向下流个不停。

二人相互发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司马行空道：

“累少帮主折顿了一夜！”

东方曙剑眉一耸，朗声言道：

“我们总算过了一天了！还有六天！”

司马行空星目之中闪出梭光，罗扇猛挥一点头道：

“有少帮主仗义支援，六十天又有何妨？”

一声“走！”乱葬岗于冲起一个天青，一个雪白的影子，直向镇上穿去。

“孤魂祠”虽然沉寂，但血腥阵阵随风飘荡正烈。